

離開松竹後的大島渚and etc...

報道大島渚的死訊時，主流媒體只懂《感官世界》，影評人慨嘆，他還有《日本夜與霧》和《絞死刑》呢！不敢說大島渚改變了日本電影史，但他確為日本電影史立下了不少里程碑。《感官世界》的破格不用多說，一九六〇年《日本夜與霧》的軒然大波，大島渚拂袖而去離開松竹，為松竹新浪潮敲起喪鐘，在體制上，即是傳統片廠內起革命已經此路不通。 文：劉偉霖

一九六八年的《絞死刑》，是ATG（日本藝術電影院聯盟）第一部以「千萬日圓電影」低成本模式拍成的劇情片。（之前的今村昌平《人間蒸發》不算劇情片。）《絞死刑》的成功，標誌着具雄心壯志的年輕導演，終可脫離保守體制，拍自己想拍的電影。當然，絕對自由並不存在，劇本要經ATG的評審委員會批准，才可拍板。《日本夜與霧》及《絞死刑》不單是大島渚自己，也是日本電影的里程碑。問題是，兩片之間的八年，大島渚是怎過的呢？其他新浪潮（不管是松竹，還是來自其他片廠）的導演，在這八年間做了什麼呢？

大島渚空白三年

大島渚於一九六一年辭職，本來還有三年約，他一心求去，賠錢了事。同年拍攝《飼育》，期間開設創造社，但影片沒有掛上此名。《飼育》由大寶映畫發行，大寶從新東寶分裂出來，但在翌年結業。大島渚轉到東映拍《天草四郎時貞》，東映的主力是時代劇，本來和「革命家」大島渚風馬牛不相及。《天草四郎時貞》講

述幕府時代的農民（兼基督徒）騷亂，被人當成古裝版的《日本夜與霧》，可惜眼高手低，劣評如潮。

之後大島渚踏入他的「空白三年」，沒拍劇情片，但工作不少：為電視台拍紀錄片及劇集、寫電視劇及廣播劇劇本，拍了兩部「公關電影」，用中篇劇情片的形式，幫大企業宣傳，分別為日本生命（保險公司）及五十鈴車廠。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播出的《亞洲之曙》，講述日本人來中國參加「二次革命」（孫中山欲推翻袁世凱，失敗告終）的電視劇，每集一小時，共十三集。全劇於二〇一一年底曾在東京放映，不知幾時才可在香港看到。

說起這「空白三年」，大島渚覺得，與其說是片廠不讓他拍戲，不如說他沒有題材想拍，有的話他就會捧着劇本叩門。一九六五年大島渚終於回歸劇情片，以創造社名義，接連拍了《悅樂》、《白晝之色魔》、《日本春歌考》及《無理心中日本之夏》，全由松竹發行，最終抵達《絞死刑》的里程碑。與《白晝之色魔》同期拍攝的《忍者武藝帳》則由ATG發行。



▲大島渚執導的《日本夜與霧》，當年引起軒然大波
▲大島渚的《絞死刑》為ATG首部「千萬日圓電影」



不靠ATG又如何？

早在《絞死刑》以前，ATG已有發行日本電影，不過ATG初成立時，以發行外國的藝術電影作重心。發行外國電影較易做，因為只是買片回來；但發行日本電影，就要幫電影賺回製作成本。從新藤兼人的獨立製片路可見，籌錢拍攝不難，最麻煩是找人發行、上映。院線由大片廠主宰，發行不到，也就沒有收入，不能回本。ATG生存於大片廠的夾縫之間，並非理想發行渠道。

一九六六年黑木和雄的首部劇情片《凝聚的沉默》由東寶出資，但拍成後東寶拒絕發行，由ATG接收。黑木出身自岩波出版社的紀錄片部門，岩波的紀錄片部門可謂人才輩出，小川紳介及土本典昭離開岩波後，去拍自主的紀錄片，黑木及羽仁進轉戰劇情片。羽仁進在一九六三年拍攝的《她與他》便由ATG發行，是羽仁進傑作之一，但之後的三部作品都不算成功，直至一九六八年《初戀地獄篇》，由寺山修司編劇，扭轉頹勢，又是一部ATG「千萬日圓電影」。

彷彿新浪潮導演都走不出ATG的五指山，不走這路會怎樣？今村昌平在日活，從一九六一年起拍出《豬與戰艦》、《日本昆蟲記》及《赤色殺意》三部佳作，但隨着日活轉向較易賣錢的動作電影，今村在一九六四年拍攝的《赤色殺意》後離開，兩年後獨立製作的《人類學入門》由日活發行，情況就像大島渚及吉田。一九六七年的《人間蒸發》，因為中途出現資金問題，促成了第一部ATG「千萬日圓電影」。

今村沒有繼續走ATG低成本之路，因為《人間蒸發》大賣，日活支持今村開拍三小時的鉅作《諸神的深慾》，於一九六八年由日活發行，卻慘遭滑鐵盧，今村自己的製作公司倒閉收場。之後的十年，今村暫別劇情片，拍了幾部紀錄片，並開電影學校培育新人，直至一九七九年的《我要復仇》才重返電影大舞台。



△今村昌平的《人間蒸發》為ATG另一部「千萬日圓電影」



吉田喜重與篠田正浩

吉田喜重的首作《沒用的人》於一九六〇年七月上映，晚大島渚的《青春殘酷物語》一個月，但聲勢不及《青》片。《沒用的人》原本屬意一位大明星做女主角，但她沒有檔期，加上此片不過是新導演的首作，松竹便替她推了。影片上畫時，她購票入場，才驚覺走寶，這位導演的手法，跟她拍過的電影非常不同，她就是岡田茉莉子。一年後，岡田籌備她的第一百部電影，松竹讓她兼任監製，選擇想拍的故事及幕後班底，她欽點了吉田喜重拍《秋津溫泉》，拍攝期間兩人墮入愛河。

一九六四年吉田拍完《日本脫出》後，跟岡田結婚，兩口子在歐洲度蜜月時，松竹找人為影片另拍結局。吉田憤而辭職，岡田跟他共同進退，一起踏上獨立拍片之路。剛離開松竹拍的《用水寫的故事》由日活發行，但之後的四部電



▲篠田正浩執導的《寫樂》
▲篠田正浩一直以來都跟松竹和東寶合作無間



日本新浪潮與HK電影

日本電影作為亞洲電影大國，自六十年代開始對香港電影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，而日本電影新浪潮，如大島渚、今村昌平等都對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新浪潮有着不多不少的影響，其中以許鞍華和譚家明最為顯著，而許鞍華跟大島渚在電影內外都甚有淵源。當年許鞍華在電視台執導的《北斗星》其中一集，便取材於大島渚的名作《少年》；及後，她憑《投奔怒海》勇奪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，便由從日來港擔任嘉賓的大島渚頒獎給她。另一方面，許鞍華的母親為日本人，她當年導演，由張曼玉主演的《客途秋恨》講述主角與日籍母親的故事，便帶有自傳成分。



▲許鞍華執導的《客途秋恨》有着自傳成分

港片蛇年不利



過去大半年，中國電影變化不少，筆者擱筆前還在評論《畫皮2》的七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票房（當時最高），不到半年已被十二億多的《人再囍途之泰囧》打破，現時又將被《西遊·降魔篇》超越，內地影業無疑是欣欣向榮。二〇一二年中國電影票房一百六十億元，表面看來是連年增長，但因去年開始，美國進口大片由二十部增至三十四部，所以進口外語片在總票房中佔的比例顯著增加，是十多年來首次超越國產電影（包括合拍片），佔55%。畢竟荷里活電影與國產片的製作成本相距甚遠，國片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不易取勝。

《泰囧》的成功，可見港式喜劇仍有市場，但電影內容要「接地氣」（跟內地人情有關）。元旦電影亞軍是成龍的《十二生肖》，票房八億元，是成龍電影在內地票房最高紀錄。《大上海》、《血滴子》都不算受歡迎，原來明星效應有時並不奏效。馮小剛的《一九四二》未能蟬聯冠軍，有說是因為電影是悲劇，所以不受欢迎。總的來說，華語片的種類越來越多，觀眾口味沒有一致性，市場容量很大。票房好的電影

多數是有新鮮感和高質量，但成功與否跟上畫檔期、明星效應、片種、導演、院線、宣傳等，都有關係。元旦和春節檔期的電影包括了古裝片、民初片、時裝動作、時裝喜劇、動畫、歷史、功夫和中式科幻片，中國電影的確進入了百花齊放年代。

香港電影去年的總票房都增加了13%達十五億元（港元，下同），而且華語片亦增加了23%達三億四千萬，是相當不錯的成績。主要原因是有好幾部電影票房都在三千萬元左右，《寒戰》更以四千多萬成為最受歡迎華語片。

表面看來，港片是形勢一片大好，但有兩大隱憂令人擔心。其一是《泰囧》和《西遊·降魔篇》等賣座電影除了舒淇（台灣演員）外，沒有香港明星主演，香港口味（包括主創和主演人員）漸漸在內地賣座電影中減退。除了成龍外，香港大明星的魅力正備受挑戰。第二個更大的隱憂已經開始浮現，就是製作成本不斷飆升。演員片酬大升已不是新聞，最近因種種理由（其中包括開工不足），各個不同的工種都提出加薪要求。燈光、道具和武師已有具體建議，電影商協會正為此煩惱。以上兩大問題最大的「受害者」是香港電影投資者，大氣候不佳，台前幕後成本增加，蛇年對他們來說是像蛇一樣——非常難纏。 文：田力



遲來賀歲片難敵男裝Alice



踏入三月農曆新年檔期的電影已逐部換畫，原本排在農曆新年檔新二輪，王晶執導，吳君如、鄭中基、洪金寶和曾志偉主演的《笑功震武林》要排到三月才能上映，看來已失了賀歲檔的時機。看演員組合，王晶有別於黃百鳴和曾志偉，君如搭內地的謝娜，元華拍祖藍，跟着有鄭中基和「晶女郎」孟瑤，還有洪金寶演軍閥，陣形不俗，一看便知又打又笑，熱鬧開闢博觀衆一笑。

西片方面，米高漢尼卡的《愛》剛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聲勢，吸引一眾藝術電影觀眾，對大眾來說，漢尼卡真的不容易消化，加上這片由兩位殿堂級「超影齡」的男女巨星，艾曼紐麗娃（Emmanuelle Riva）和

▲迪士尼炮製的男裝版愛麗斯《魔境仙蹤》
▼遲了上畫的賀歲片《笑功震武林》



向路易坦蒂尼昂（Jean-Louis Trintignant）主演，實在難為了此片的宣傳大員。迪士尼的3D大製作《魔境仙蹤》以特技重玩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，可是這次的愛麗絲變成魔術師占士法蘭高，看來這種魔境式歷險電影，真的百玩不厭。

比較花巧特技的《魔境仙蹤》，獲奧斯卡提名多個獎項的《南荒的童話》卻返璞歸真，描述落後小鎮飽受自然災害，小女孩面對困境，以想像力與大自然共存共榮，史上最年幼獲奧斯卡提名最佳女主角的葵雲純妮華莉絲（Quvenzhané Wallis），以天真自然的演繹感動觀眾。同樣以勵志為題的還有《衝浪傳奇》，以滑浪天才傑莫利亞堤真人真事改變，他於十六歲時，以無比的勇氣成功征服超級巨浪，其故事影響了一整代美國人對生命的看法。